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陆费逵文选

陆费逵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陆费逵文选

陆费逵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费逵文选/陆费逵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1.9
(中国文库)
ISBN 978-7-101-07923-4

I. ①陆… II. ①陆… III. ①陆费逵(1886~1941) - 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737号

责任编辑:俞国林

整体设计:翁涌 李梅

责任印制:王铁生

陆费逵文选

Lufeikui Wenxuan

陆费逵 著

中华书局 出版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100073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4.875

字数:335千字 印数:1-4500

ISBN 978-7-101-07923-4

定价:33.00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

(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技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 1000 种,分辑出版。自 2004 年以来,已先后出版四辑,每辑约 100 种,分精平装两类。2011 年时值辛亥革命 100 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五辑作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出版说明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复姓陆费，原籍浙江桐乡。太高祖陆费墀，曾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官至礼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父陆费炆，曾游幕陕西汉中府，陆费逵即出生于此。

1903年，陆费逵至武昌。次年开办新学界书店，任经理。1905年春，与刘静庵等组织日知会，任评议员；夏，任汉口《楚报》主笔，以言论忤当局，遭通缉逃往上海，在上海昌明公司、文明书局任职，参编“文明教科书”，在出版界获得好评。曾发起成立“上海书业商会”(后改组为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长期担任主席委员等职。1908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任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师范讲义社主任，并主编《教育杂志》。

1912年元旦，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沈颐、沈继方等创办中华书局，出任局长(后改总经理)，主持中华书局业务达三十年。任职期间，审时度势，广揽人才，以“中华教科书”为先导，服务社会，注重文化，扶助教育；以教科书为重点，并涉足多个出版领域，成为我国近代第二大出版机构。并迅速扩展企业规模，自办印刷厂，坚持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方针。至抗

战前夕，中华书局在全国设分局四十余处，沪港两地印刷厂职工三千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

陆费逵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也正是中华书局事业的出发点、立足点，成为一以贯之的出版思想。

陆费逵先生一生，服务社会近四十年，经营出版业达三十八年，为我国教育、文化、出版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适逢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也是中华书局成立的第一百个年头，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选》，作为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1年4月

目 录

论立宪当以教育、演说为基础	1
本报实行改良说	3
武昌宜为中京说	5
论亡国罪魁	9
本报改良祝词	11
论币政	13
论道路	19
论日俄和议相持之非计	22
日俄和议告成感书	25
论日俄似有密约	28
论群蠹	30
论改革当从社会始	32
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	34
著作家之宗旨	37
对于立宪谕旨敬告同业	42
上海书业商会纪事	45
同业注意	47

论国定教科书	49
论学部编纂之教科书	54
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	59
改用阳历	61
答沈君友卿论采用俗字	63
江苏全省学堂成绩品展览会余评	66
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	69
近日学风之堕落	75
学生与国民捐	78
论今日学堂之通弊	82
商业研究指南	88
教育普及至速须二百年	92
男女共学问题	94
论中央教育会	96
中国教育会章程	101
《世界教育状况》序	107
色欲与教育	110
中华书局宣言书	114
教科书革命	122
敬告民国教育总长	123
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	126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	128
民国普通学制议	133
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	142
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	144

新学制之要求	152
新学制之批评	156
论女学校当注重家事科	160
论近日风化之坏及其挽救之法	162
女子教育问题	167
设分局之益	170
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	171
《中华实业界》宣言书	176
我之童年时代	178
竞争与联合	182
敬告中等学生	184
《中华大字典》序	190
《大中华杂志》创刊宣言书	192
灵魂与教育	194
修养论	200
论学	205
论我国亟宜振兴佛教	214
除国民盗性论	221
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	226
学界风潮感言	231
饮食男女与教育	237
教育主义	243
中等教育之三大派别	247
女子教育的急务	252
欧美之女性研究	264

国民教育的疑问	272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	274
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	278
国语国音和京语京音	289
整理汉字的意见	294
教育上一个大问题	297
《进德季刊》发刊词	301
我为什么献身书业	303
我国书业之大概	305
书业商之修养	309
实业家之修养	313
最低限度当读之国学书	325
国学入门书	329
滥设大学之罪恶	331
《人生哲学》序	332
《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	335
校印《四部备要》缘起	337
国民教育之两大问题	347
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	353
经济之原素	356
做人必备的条件	360
《妇女问题杂谈》自序	363
辟独身主义	365
恋爱结婚与结婚恋爱	368
自由恋爱和婚制	370

女子职业难	372
我对于商业人才之意见	374
《中国教育建设方针》序	376
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	386
中华书局成立二十周年启事	389
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	391
备战	401
东三省热河早为我国领土考	407
我的青年时代	417
《古今图书集成》影印缘起	423
我为什么姓陆费	426
《辞海》编印缘起	429
《出版月刊》发刊语	433
《少年周报》发刊叙例	435
我青年时代的自修	438
改良国语教育案	442
陆费逵年谱简编	445

论立宪当以教育、演说为基础

甲午以前，外国政治学术，士大夫懵然无知。虽李文忠公办理洋务数十年，最称熟悉，而日夕所讲求者，枪炮而已，船械而已，于政治学术毫未梦见，至政体则更不知为何物矣。甲午后，创巨痛深，外侮日逼。朝野上下，始恍然知中国之政治学术腐败无用，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然迄今已十年矣，各省所行之新政不为不多矣，而利未能兴，弊已丛集，东涂西抹，头绪毫无，恐行之百年而成效仍未必能著也。今幸已探得其本源，知一切西法行之于专制政体之国，如巨舟然，樯帆桨橹各物具备，而无舵以调处于其间，辗转不灵，必遭倾覆。故近来朝野上下，又皆注意于改行立宪政体，诚中国之大幸，转亡为存，转弱为强之机也，尚有何说之词！虽然立宪岂易言哉？西国宪法之精详，万绪千端，深邃莫测，虽中国向无此等学问之人，然尚可一面学习调查，以备他日定立宪法之选。所最难者，中国四百兆人，上焉者官绅士商，下焉者农工仆役，其人格稍完、足可立于立宪政体之下者，百中不过一二耳。骤闻之，似觉记者言之太甚，不知上等之人，虽多系读书之人，似乎已有教化，然平日读书之目的，非为功名计，即为衣食计，从未闻父诏其子，师训其弟，发明道德之义，

使之身体而力行，所以圣贤其口，禽兽其心者最多；合乎人格者，详不数数观也。至下焉者更属狃狃獯獯，蠢同鹿豕，近则如台湾之生番，远则如非洲之黑奴，平日饮食起居语言动作现状之怪，真非楮墨所形容。然则不改立宪，断不可以立国，既改立宪，国民之资格去立宪又太远，反复筹思，计惟有教育、演说二者可以救其弊也。教育一门，近已遍设学堂矣，多一入学堂之人，即多一有教化之人。上焉者总可受其教育矣，惟下等之人最多，救急之法，宜速将修身伦理诸科，编为白话，飭令地方官到处派人演说，必使其稍知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对于家庭之道，对于国家之道，安知不能启发其心思，变化其气质，换易其脑筋，振作其精神，而人格稍高哉！然则朝廷不改立宪则已，如欲立宪，舍教育、演说，别无预备之法矣！

原载《楚报》1905年6月24日。

本报实行改良说

古今无不变之治法，六合无不变之政体，报纸无不变之议论。治法不变不新，政体不变不善，报纸不变不良。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是不能不变之说也。

本报出版，迄今两月，主席变迁，宗旨各别。时激烈，时和平，时腐败。变诚变矣，无如莫衷一是，难兼各报之长。淆混黑白，常来沸腾之议。

由此之说，亦变乎？抑不变乎？记者曰：无论变之与否，得其道，虽变犹不失夫常经；失其道，不变亦必招人之物议。是变之道，在人持定宗旨而已，非徒以表面上作奇离观者也。治法政体亦然，故古人有言曰：有治法，必有治人，乃斯意欤。

况报纸者，国民之耳目，公仆之监督也。使其善也，亦当渐次改良，期臻美备。其不善也，则更当引躬自责，守勿惮改之义，行闻过则喜之实，足以国民作木铎、造幸福也在是，为报馆振名誉也亦在是，不然己则不正，何以正人，失报馆之资格矣。

惟其然也，故本报将于七月初一日实行改良。论说趋重实际，以诱国民之常识，以我国人所最缺者也。各省添设专电，新

闻总期灵敏，报馆之天职则然也。增小说以博读者之兴味，且小说与社会亦有莫大之影响者也。加谭丛以邃读者理想，且以志思想之变迁也。录文苑以养文学高尚之风，且以保存国粹也。录杂组以记轶闻遗事，且以扩充识见也。推之改良格式，夹大小字，厘清门类，精择事实，凡可启牖民智，输入学理，唤起国魂，振作民气者，皆精益求精，有者改良，无者增加，期于中国报界，特树一三色帜，固不独区区限于楚也。

嗟夫，国势衰微，民智桎陋，外患日深，内疾日痼，虽迹来新改，未始无一二发皇蹈厉之举。然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未必果有效益也。有心人当此能勿感慨太息乎，言论为事实之母，而报章又所以造舆论者。吾知晨鸡一鸣，天下振动，登山一呼，万夫响应，报章改良，不啻政治改良矣！而况汉口居九省通衢，为内地之表率乎？报章之责任重，本报之责任尤重。言论之势力宏，本报言论之力尤宏。夫责任如是之重，势力如是之宏，则本报之改良愈有不容或缓者矣。

噫！楚风不竞者久矣！本报改良，或可以为挽回颓波之希望。愿热中国、热心楚湘、热心本报者，拭目俟之。

原载《楚报》1905年6月25日。

武昌宜为中京说

宋臣李忠定之言曰：天下形胜，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元明以来，论迁鼎者，靡不注意长安矣。不知崤函、太华阨塞徒存，自唐代诸帝播迁，迭经丧乱，地力凋瘵，人民困穷，北宋屯兵备西，供亿差徭，又复悉率散赋。闯献之祸，潼关不守，谈形胜者，失其恃矣。然则其太原乎！代马盐池，财力雄富，太行孟门，山川崭绝，胜则胜矣。如去燕京近，何彼奕者，置子于极边，其不克顾全局审矣。或曰洛阳亦便，周之东都，而光武所由卜定也。不知洛阳者，兵法所称衢地（《孙子·地形篇》），争之而足制天下之围，守之而不足御天下之争者也。回銮以来，于今四载，朝廷日言变法，与涂饰耳目者同。其优者则有形式而无精神，一易其人，则具文矣。舍旧谋新，而原田犹在；改弦易辙，而前轨未除。无沉舟破釜之绝谋，故无震雷迅霆之雄略。弩马恋栈，穷鸟归林，清歌漏舟之中，酣饮焚屋之下，巢卵互庇，窠臼未脱，此所以变法无效，而媚外日深也。今急务在开民智，应先振民心。振兴之枢，务其大者远者，请以武昌为中京之说进。

武昌之形胜，前史所详无论已，芦汉交通以来，自鄂达京，